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三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八

起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

盡庚辰宋哲宗元符三年　凡十五年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究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猶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因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己所建白於是

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

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吕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發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則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則不仁者遠矣蔡確姦邪而宋黜之則黜之得其宜也司馬光正直而宋相之則相之得其宜也治天下者愛賢如愛寶

惡惡如惡臭然後君子得行其志小人亦斂其姦苟不能然則賢否淆而治亂靡定矣故綱目上書蔡確有罪免所以予其黜小人下書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所以予其用君子綱目非厚光而薄確也得好惡之正云爾

下書章惇范純仁同意

廣義　哲宗初政即罷蔡確相司馬可謂知所先務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哲宗其庶幾矣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

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為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

以李常為戶部尚書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為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論惇譏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辨役法於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驟遷至封還誥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為令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

揭膀定差其人不願身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使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其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

衙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廹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發明　罷青苗法而復常平罷免役法而仍舊制是皆滌其舊染之污致其維新之意也彼君子不用則已苟用君子則其設施措置迥出人表是以行於朝廷者皆公平正大之事達於天下者皆和柔巽順之風革之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傳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三復斯言豈不為世之明驗乎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皆王安石有忤意者中心藏之不至罷斥不已也令溫公一聞蘇軾純仁之論而即謝之可謂改過不吝而為萬世學者之師也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

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

歷代講筵之設
平臨御殿廷諸
臣拱侍不過進
誦數行徒了故
事而已夫有何
益必清宮便殿

罪黜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司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

至言

置訴理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

潛心誦讀朝夕研究始能貫通義理有會於心

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廣義哲宗以啟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傅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雖然此亦不足為伊川損益有無也然其道在萬世軾安得而侮邪綱目書曰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雖其文無美辭實足以見哲宗崇儒重道之意學者味之義自見矣

韓縝免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理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

世以此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性彊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始終

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欲陵跨揚韓掩迹顔孟初亦豈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能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發明　神宗宰相書卒者僅二人王珪王安石王珪不書爵珪不足道也若安石者亦有說乎夫宰相代天理物當以平心處之故伊尹謂之阿衡而周官冢宰職均四海皆公平無私之意今安石

私憾司馬光等乃援引姦邪以傾之新法害民欺君誤國神宗苟能按罪行辟則安石豈容但已況其相業無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是以後之為人臣者觀此當加警省云

廣義　荊公以文學名世而際遇神宗可謂遭時得君之甚者矣夫何執拗不情全無顧忌不肯安常處順而務以生事為心以是為非以曲為直始則要君之用遲遲其行終則揮而不去惟患失之卒致充徒效尤奸人竊發由是二蔡兩惇檜賊佹冒以道之徒扇焰搖毒而致宗室不可為者未必非荊公之作俑也故綱目於其卒而不書其官者惡之也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文彥博

平章軍國重事

彦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徳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彦博年八十一矣

黜内侍李憲等於外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别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察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鄰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

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為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且監太平州稅務

發明　欲革君心之宿獘先清君側之匪人蓋人君一心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不啻如明鏡之無塵止水之無波苟為物欲所蔽悉人所欺則顛倒錯亂是非無別鏡塵而水波矣是以欲革君心之宿獘先清君側之悉人者其以此耳說苑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今能以吕公著為尚書右僕射以又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則所用者皆君子矣黜内侍李憲等則所退者皆小人矣兹非天下之大幾斯民之大幸而革獘清悉之一端乎惜其紹聖以後浸不克終也觀綱目之所書則其予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識者當自思之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發明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有德行而無文藝是為有質無文固不可也有文藝而無德行是為有文無質亦不可也必如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子今而舉經明行修之士則其既明經而又行修是乃本末之兼全舉而用之不亦宜乎是故欲知朝廷之治亂先觀用人之賢否欲知用人之賢否先觀政治之得失時司馬光為相而請並是科苟或上不能用是為徒請何補於事耶今下能請之

上能行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歉矣綱目特書交予之也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掛擧嵩山崇福宫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疑察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

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於滁州○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軾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

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録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發明 陰極陽生自然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時所用皆正人所黜皆邪黨天下既危而復安朝廷已衰而復盛王吉曰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修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鄧綰李定狐媚狗趨而惠卿為尤甚今而一放逐一安置而不容駐足於朝堂此激濁揚清好善惡惡之至公耳豈不為輿論之一快哉故備書予之

廣義 大抵新法之禍雖起於荆公之執拗實成於惠卿之迎合故綱目既削去其官復書其有

罪去其官者以見官非其官爵罔及惡德也書其罪者以見罪所當罪天討所必加也況乎自知己罪見正人衆進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則亦無加之何矣易曰無號終有凶其愚卿之謂乎

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貶陸師閔官

劉摯蘇轍論師閔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廉使蜀按察廉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立十科舉士法

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

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只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廣義 周成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爾惟不任益欲大臣以得人為務也令司馬公

既以蕪汲並蓄為心又以稱舉匪人為慮蓋其心即古人事君之心也大易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其温公之謂乎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拉雅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

己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賔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甚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又如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馬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鄆

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畧盡或為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若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元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發明
卒而具其官爵乃綱目之深予神宗之相王珪王安石卒而削其官識不人道也光公平正大憂國庇民熙寧新法刬革殆盡一變而為元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雖古之良弼不過如此嗚呼漢業未復而武侯早卒秦基未固而王猛先殂詎不深可惜哉使天假之以年則不惟無紹聖之禍亦且無崇寧之禍耳故綱目書其官全其爵所以深予之也

廣義
臣嘗莊誦先正温公傳而知其平生立心行己事君交友以至凡百所為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者蓋不過一誠而已所謂至誠無不動者是也易曰咸其脢無悔書曰至誠感神此之謂與

以蘓軾為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張璪免

諫官王覿御史吕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琛姦邪便佞善覘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劉摯亦言琛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鄆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宗翰道輔子也

十一月以吕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吕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懐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

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説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説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吕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説毋得專取王氏夣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説

發明 安石之禍貽害不細近而朝廷遠而天下上而經史中而人心罔不為其搖奪而更張之原情定罪則不特為當世之罪人是乃後世之罪人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詞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則何異楊墨淫詞之害乎久而成習漫不知非苟不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幾希今而於科擧之中既能革罷則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故特書

予之

廣義 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貿貿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若棄羌轉而得蘇合也當

時學者一何幸焉

夏四月詔文彦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彦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説遂絶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李清臣免

時蔓正熈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秋七月朔日食○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聲薦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

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發明

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大有可為之時也然而韓維以讒愬罷程頤以嫌隙黜何也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治進講色莊繼以諷諫蘇軾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譖此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求其不懼小人之禍益亦難已君子和而不同寧肯少貶以徇人哉觀於此可以占世道之升降耳直書於冊深惜之也

廣義

夫禮也者天禮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用之於家而家齊用之於國而國治用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況乎朝廷之上有君焉以相臨有臣焉以相事發號施令諫爭納誨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豈可一日而非禮耶不然則狎侮之心生褻慢之意起君不君臣不臣其患益有不可勝言者矣蘇軾以其不近人情豈知伊川之禮正所以合乎人情者哉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

道也軾為此語是誠齊東之言矣孰謂軾為知道之人哉綱目書曰罷崇政殿說書程頤若以見伊川無罪可罷而罷之所以著當時君相之失也嗚呼元祐元年三月召伊川為崇政殿說書至是罷之僅一年有竒耳伊川得君行道之日何其促之若是耶是知伊川之罷非伊川之不幸乃哲宗之不幸也

吐蕃阿里庫誘果莊使據洮以叛岷州將种誼執之檻送京師

捷戩既死養子阿里庫嗣為邈川首領遍果莊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帥師執果莊檻送于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招其子嘉勒斡磋及部屬以自贖阿里庫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發明 陸贄曰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志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是時程頤蘇軾漫成疑貳洛蜀二黨互相攻訐則是君子自為矛盾矣賈易職當言責理宜繩愆言而不聽復為黜罷謂之何哉噫人君莫大乎聽言而罷司諫之注

其失已甚故書罷賈易而不去其官傷時之意亦深切矣

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廣義 廣惠倉田錦魏公義起者也神宗熙寧四年王安石請鬻之則是廣惠之恩絶於民之老幼貧疾不能存者久矣至是始復之所以見哲宗恩及無告所謂有志於民者也直書於冊美自見矣

夏四月以吕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

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羙具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説以揺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至海内之英才使皆举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恊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怒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孫固劉摯為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憃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恐之因疏宗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彦博吕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外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固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歴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

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初起鎮提舉中太乙宫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卒謚忠文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黙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説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己巳

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吕公著卒

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吕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

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

其披服

如此

發明　司馬光呂公著均為宰相勳業炳然光卒而具其官爵公著卒而不具其官則二人之賢否優劣亦畧可見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具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

知道義自典法律寔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始罷之未幾詔

御試舉人仍試

賦詩論三題

發明

明法者欲士之習於刑名也涑水司馬氏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而後文學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典法律寔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嗚呼以之設科取士豈不大壞學者之心術哉特書罷明法科則其予之之意益可見矣

廣義

人材者致治之利器經義乃造就人材之公器也以公器而成就人材譬之用規矩繩墨以正律材也焉往而不可哉乃若安石以私學而取士則是棄規矩繩墨而求其材之成也又焉往而可哉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其安石之謂乎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閒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

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廣義　諫職講官乃天下治亂君德修否之所繫者也書曰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雖曰文無羨辭而其得人之美自在其中矣

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　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姦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

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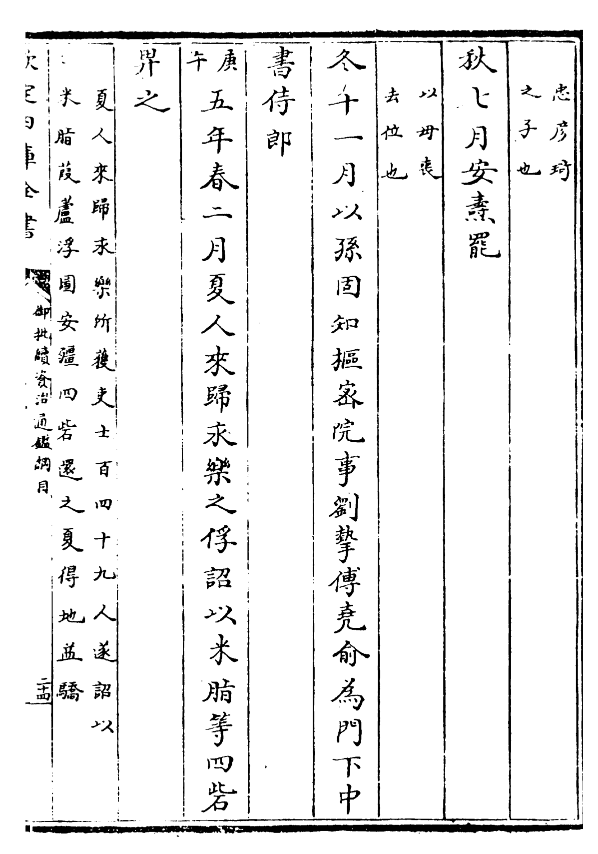
發明　確固小人前既貶黜茲因吳處厚之私忿遂復安置新州夫以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亦失忠厚之道矣故書安置而不著所坐宗謫之不以罪也

廣義　竄逐奸邪當以安世之言為正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書曰去邪勿疑若純仁輩者其有昧於此哉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為尚書左右丞



忠彥琦之子也

秋七月安燾罷

以母喪去位也

冬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

庚午 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癸明來歸者夏人心服而歸之也因其歸俘畀之四砦則其綏懷遠人之心至矣宗人恃甲兵之力百戰而得四砦則其不義從可知焉今夏人慕義來歸求禦之俘不因此而畀之四砦則兵連禍結何以服來降之心哉故詳書予之其與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同義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後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潞公也即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若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

異人也

廣義

按考潞公於元豐六年十一月以太師致仕後於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復詔起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則人臣之位極矣朝廷之恩篤矣然而潞公無歲不求去者蓋其心即伊尹罔以寵利居成功之心也若夫安石要君而患得患失者其賢不肖如何耶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左丞

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

失然事皆緣公無顧忌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孫固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駮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令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飛語以揺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作造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

遂已

發明　古之聖賢不戒於羣陰盛長之際而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然一陰雖微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進慮其羣陰連類而進耳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潤甫乃王呂之黨其心非端謹之徒今而召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社生民休戚之寄是以梁燾等交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益用一小人退衆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綱目上書召鄧潤甫下書罷梁燾等則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冬十二月許將卒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
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
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
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
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
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
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
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
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
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衆上下蔽蒙不
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
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
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
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
則危亡之基也兩宮然深之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

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癸明　日者人君之表水者陰沴之形是皆陰盛陽微之象政事舛錯之徵是時剗革故弊朝廷清明而災異疊見者何也意者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而天心仁愛特謹告焉再君天下者苟能因此而警懼之歧小人出入之防嚴政事興衰之路然後天變可弭人心可格天下可治矣惜乎哲宗不足以語此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覿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

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並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永州酒稅嘗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荅其書有永州佳處

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亦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廣義　劉摯之罷實大防為之也若大防者其於包荒之量有愧焉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馬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欽之堯俞字也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謚獻簡

發明

堯俞重厚寡言論事略無回隱太后稱其清直一節始終不變誠賢臣也故卒而具官所以深予之耳

壬申 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軾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發明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售也昔者頤在講筵而蘇軾以不近人情譖茲者頤直秘閣而蘇軾以恐不肯靜沮則是蘇氏兄弟相繼擠頤何也蓋由程子剛正不阿羣而不黨是先有以見絕於人云耳殊不知君子而遇君子則道同志合其利斷金心乎意契矣小人而遇君子則

心背神馳疾如芒刺勢猶水旋矣故夫書旣而罷之所以致其惜之之意焉

發明 向之君子小人一派固足以見子由之正毀則詆今伊川亦足以見子由之邪嗚呼人心操舍無常可不畏哉雖然伊川不遇哲宗天也蘇氏之子焉能使伊川不遇哉

夏四月始補六禮立皇后孟氏

后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宫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宫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部官議册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册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禄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

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内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夫婦人倫之大綱皇后天下之共母其禮至

發明

重固不可忽古者六禮備然後醮六禮者何也蓋發冊告期納成納吉納采問名是也太后以六禮而立孟后其亦自我作古者矣故特書曰始以見宗世未嘗舉行至是而始行之也雖然綱目書之非惟正孟后之始亦宜正孟后之終而哲宗他日亦不可得而擅廢云耳其謹微之意深焉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扶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使和哩布死

和哩布疾篤呼弟英格謂曰烏雅舒柔善若辨集契丹事阿古達能之遂卒母弟頗拉淑襲為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和哩布乃用敗為功變弱為彊破和諾克薩塔為春烏木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焉和哩布有子十一人烏雅舒其長阿古達其次也

六月以蕭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蕭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

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發明 地震而必書記大異也地不能自震必逆氣交并然後為之震動耳時小人進長之機已萌誠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災異之發先為譴告爲朱子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而兢業無怠也苟不畏天肆行無厭則天怒民怨天下亦不能善保矣又安能望其民之歸從哉綱目遇異必書謹天變之意於斯可見

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黄慶基言揚為中書舍

人時草呂惠卿刋謂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彊中國攘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揺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凡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訕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逮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轍亦罷知定州

癸酉 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禄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吏敖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於簾前争之時

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頌雅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嘗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百禄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廣義 大防既罷劉摯矣今又罷蘇頌則知大防不惟有愧於休休有容之臣其實流於娼嫉忌能之夫矣味諸外註其義始得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來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員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材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發明　觀幼註備載梁燾之事則知燾乃難進易退之君子也豫之介石燾其有焉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

敢保任敵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

醒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發明

水者陰逆而興怨氣并之所致是時數郡同日而水其異甚矣蓋水乃陰物而小人乃陰類太后既崩哲宗親政熙豐小人次第而復起卒致天下壞亂浸不能捄豈不深可惜哉上書水而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者然後可知天變不虛生垂異不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目比事書之其旨如此觀者不可不知也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愚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名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頼先帝覺悟罷

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發明 書始親政者八年之政自太后出也嗚呼哲宗春秋鼎盛固當親政之初正天下政事興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宜勵精圖治確守成憲清淨玄默毋敢怠荒夫何親政之初未遑他

務而亟召閤人入內給事豈瑗等爲賢而賴以經綸天下耶噫其志亦潛矣宦寺乃小人之媟褻觀其召宦寺入內足可知姦邪彙進之機當時毋敢言者惟范祖禹反覆曉告哲宗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邪氣乘之故耳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世變可推矣直書於冊其義自見

廣義　范蘓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貫日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後羣小彙進端人說斃而貽禍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啟佑我後人詩曰詒厥孫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

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䘏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

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發明 復者不宜復也章惇惠卿宗之大姦今復其官則是大姦得路羣陰彙進矣况哲宗處諒陰之中擅改母政不孝殊甚先儒有曰興王賞諫臣逐王罰之劉安世以直言而貶謫果何謂哉蓋由哲宗一念之偏而偏者則易入正者則難入自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於天怒人怨四海分崩而不止也豈不深可惜乎豈不深可惜乎

甲戌 紹聖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

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發明　堯舜之揖遜後世之篡國者得以藉口湯武之弔代後世之叛君者得以藉口禹征有扈而後世之黷武者得以藉口周公誅管蔡而後世之殺同氣者得以藉口伊尹廢太甲而後世之脅君者得以藉口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竊寵榮於戲小人之心素無廉恥放僻邪侈靡所不為苟欲逢迎其君雖吮癰舐痔而有所不恤豈顧其行己有恥見

義必爲之道乎是以昏夜乞哀驕人白日由君子覩之是誠搖尾乞憐之犬豕也故綱目特揭而書之於册所以深罪
當時垂戒後世耳

葬宣仁聖烈皇后〇三月朔日食
不盡
如鈎

呂大防罷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懲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
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寛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憲臨

御覽大臣之議藏之梓宫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静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歳不用之人懐私怨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爲第一自是

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發明邵子曰用天下之目爲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心其心無所不謀矣是時姦臣當朝發策試士其意益絀元祐之政也轍上章辯論切中時宜見忤羣邪遂遭罷絀抑何罪乎綱目有直書而義自見者觀於此類爲可見耳吁

廣義大抵君子與小人敵而小人之必勝何也蓋小人視上之所向何如耳君子惟求其是而不顧焉者也向使哲宗之向在蘓范則清臣之策敢出而潤甫之次敢越耶嗚呼哲宗待士求賢而所爲悖謬若此則厥子之愆尚誰貽哉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論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户部尚書出知太原府從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要請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户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

未正之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參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爲

廣義 哲宗即位之初使商英上疏曰新法之若於民也久矣今陛下嗣大歷服之初而遂能改之則其孝豈惟垂訓於天下抑將垂教萬世也聖人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聖人但語其常耳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先帝既為前臣之誤今陛下當奮乾綱舉前臣之誤先帝者各抵其罪則天下幸甚以此為言則商英必將流芳百世抑何自而遺臭萬年哉書曰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則是用小人者哲宗也於商英乎何尤

貶蘇軾知英州

全臺復言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

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既竄己八年矣言者多富特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覬望耶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發明

無故而改元則必有其說焉哲宗感曾布之詭說以紹述為美談故改元祐九年而為紹聖元年意以新法為聖而纘繼之何異惡醉而強其酒乎自安石變法民受其害幸而太后改正無餘民欣欣然有若更生宗社熙熙然有司再造矣哲宗心惑邪謀即以紹述為意悲夫司馬溫公曰

繼體之君謹守祖宗成法苟不驟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益祖宗之法善之者衆奚必紹述熙豐之弊政乎特書改元深譏之也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悦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事講其説開列古義參之時按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

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辯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纉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悦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頴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祐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發明

先正曰公生明偏生暗甚矣哲宗之昏闇也章惇為世大姦素所知識斯人也以為守令則虐民以為臺諫則嫉善以為監司則蔽賢以為宰相則欺主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可也安能使之宰正百官儀刑四海乎范祖禹曰諫不用而罷職范純仁恥與並立而求去則是小人彙進君子彙退矣天下何由而定哉綱目書此亦不得已焉耳

廣義 嗚呼當章惇赴召之時因陳瓘之讜言而絶其醜類改行從善以輔哲宗則哲宗之惑易破而徽欽之禍無自而貽矣否之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益謂小人同進其惡未形能改而吉則變而為君子矣惜乎章惇不足以語此

召蔡京為户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故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

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以蔡卞為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録所紀類多疑以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録文飾姦偽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發明 夫子繫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蔡京林希蔡卞皆一時之小人徽宗用之卒以覆國豈非哲宗有以啟之歟然則朝廷所用皆小人所行皆褻政哲宗既以紹述為名徽宗復以紹述為事卒致國祚顛危浸不可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亦謹微之意云

廣義 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史也分註載蔡卞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噫刊定曰重者則是欲改前之刊定者也是非得失果安在哉書之于冊取譏千古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罷十科舉

士法○以安燾為門下侍郎○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摰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是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發明

當是之時小人得志以一陽而處羣陰之中反岌乎碩果之象也汝礪為羣邪所嫉貶知江州則是非其罪矣故書貶而不去其官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箋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

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敞之子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廣義　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益言臣當守正藏晦其知今奉世當羣陰用事而能奉身退避其得坤之六四者與故書曰劉奉世罷以見罷由奉世而非上之人得以罷之也其予之之意深矣

鄧潤甫卒○以黄履為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嫵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廣義　堯舜之世四凶之外皆君子故四凶甘於竄殛而無辭今也哲宗之世凶人滿朝豈止四凶而已哉時人之論未為當也

六月除字說之禁○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

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太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加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說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

天下何

發明 嗚呼小人之禍至是極矣君子之道至是蹇矣值昏曀之世君日驕而臣日諂小人得志以害君子私相攻訐以誣善良三綱顛圮九法淪斁而天下不可以復治生民不可以復安也司馬光呂公著等皆元祐正臣初無過舉矧今已故猶奪贈謚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呂大防等既罷而又貶其官此皆已甚之事耳蓋小人私刻之心勝公恕之心亡是以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不至於已甚之事而不止是固治亂之大幾也君子不惟為司馬光等惜而尤為當世惜比事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嗚呼元祐諸賢之貶雖若與於羣凶而害賢之心實根於哲宗也君子尚可以立其朝乎易曰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哲宗之謂乎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録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録於是祖禹及趙彦若黄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脩實録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

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録徙安州居住

發明　重修者不宜修也重修云者大抵挾邪為正辨曲作直上忠言者以為誹謗進佞語者以為嘉謀正人既沮正論不行天下否矣祖禹因修實録茲復安置此蓋小人中傷善類之意也故夫上書重修神宗實録下書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則其權衡精審筆削謹嚴誠非宋史之舊文也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夏四月置律學博士○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卞為尚書左右丞○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瀉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闌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

論章惇胡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静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説耶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税安燾救之不克

發明　涑水司馬氏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惟恐弗得聞是時小人用事君子道衰不用於時則已苟為時用奚肯緘默以取寵乎安民因論蔡京之姦而得罪則是取之非其罪矣詎有求治之君首塞言路尚可與論政事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括囊無咎無譽益言慎也觀於此言則君子處衰亂之世烏可不審其去就也歟故綱目以無罪例書深惜之耳

廣義　君子處於羣邪之中固當以明哲保身為貴然則安民言官也烏可以例論哉故極言羣

小人之惡而不顧者是其死職之宜也安民其賢矣乎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發明 杖乘曰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商英既任言責是宜獻可替否激濁揚清然亦盡己之職非過分也夫何黨於章惇以攻安燾則不惟失其職抑且肆其欺矣故書左司諫張商英以明其失職書有罪免以明其可免觀綱目之所書則疾惡之旨其嚴矣哉

廣義 商英小人也安燾君子也既免商英則安燾不可罷今也不然於十月免商英於十一月遂免安燾迹其所由益哲宗親小人之心多近君子之心少故也故綱目於商英則書其官書有罪

所以著其不當居是職而又有黨惇之罪也然則於安燾而不書其官與其有罪者何蓋不書其官見其不能引身退避如劉奉世不書有罪者以其救常安民也此又不可不知

十一月安燾罷

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覬其助已而燾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於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條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

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轍顧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丙子

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女真伐赫舍哩部阿蘇奔走

生女真節度使頗拉淑死弟英格嗣以兄和卓子薩哈為國相時赫舍哩部阿蘇有異志英格召之阿蘇與部人穆都哩阻兵為難英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留和卓守阿蘇城而還

發明　外邦相攻不書此何以書著女真漸强宋室凌夷之始也綱目謹微之意亦深切矣

秋七月竄范祖禹於賀州劉安世於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擠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搆造誣謗之罪謫受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廣義　嗚呼祖禹安世諫官也罪諫官不祥也考之范劉二公於元祐四年入諫至是紹聖三年蓋十有一年矣而哲宗春秋則二十五年也人君當年富力强之日正當親君子遠小人今而一惑京惇之言而遽斥逐二公則哲宗拒諫又浮於神宗也謂之曰哲詎可信哉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座遂仆於地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

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搆成是獄天下冤之踰两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嘗閱録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曽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録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耶乃止

發明　不曰皇后孟氏廢而曰廢皇后孟氏后無可廢之實哲宗無故而廢之也葢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孟氏太后所立六禮具備初無失德哲宗溺愛媵妾輕棄正妻誣陷廢黜非其罪矣哲宗於一后尚不能容況亞於后者其能容乎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然則哲宗於夫婦之情為可見人君能知此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廣義　自古人君莫不以正五倫而興黷五倫而敗雖創業之君而不以五倫為正者禍不在其身必及其子孫也蓋倫者天之倫理故曰天敘有典能於此則為君相為聖賢為君子所謂順天者昌是也不能此則為奸宄為禽獸為小人所謂逆天者亡是也今哲宗寵豔姬而廢正后其如天之倫理何綱目於孟氏之廢志其月正其號而不書有罪者所以甚哲宗之惡而為後世人君之大戒也

冬十月雷大雨雹

發明　雷者陽精之發雹者陰氣之凝時方十月而為孟冬雷未可以出今既雷出此陽之失節也雷已出則雹不當復降而大雨雹此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

陽失節而陰氣縱小人之浸盛兆矣西夏之搆兵萌矣綱目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推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君子所書之意矣與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大雨雪同意

廣義 九月廢皇后而十月雷且大雨雹者所以著其陰陽不和人感而天應也洪範咎徵孰謂其無驗哉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

備復還金明而後驕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廣義 紹聖時夏人連歲犯邊哲宗不以為慮方且罪謙官廢皇后百為之事罔不悖謬故夏人於其九月廢皇后十月即寇鄜延嗚呼百圍之木而大風得以拔之者膏液內涸也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

王安石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諧俾日遇忠讜夙絕回適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覘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國是渠姦嗣之衡決莫障重為薦紳之禍焉

廣義

謀反非細故也哲宗不罪清臣者深有寵於清臣也清臣不能引去者不以哲宗為意也上下蒙蔽莫此為甚可不畏哉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毁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復罷春秋科○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

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卲言司馬光呰道逆理典刑未正兇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則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禄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過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諸州居住王放落職致仕孔文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衡杜純李周並追奪官職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

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發明　小人之貽禍國家中傷善類無所不至在乎人君聽否何如耳苟盡信其言則國家必覆

善類必傷矣司馬光等前既奪其贈謚茲又追貶其官呂大防等前既貶其官爵茲又流于嶺南此皆衰世之事非清朝之典也元祐正人何得罪之深耶程子曰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苟為不然則賢否錯雜是非混淆君子既不能受制於小人小人亦不能見容於君子禍亂相仍其又救乎是以君子必引身而退以避小人之難也據事詳書其惡自見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故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

侍郎蔡卞黄履為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輙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廣義　嗚呼元祐宰執與夫太師諸賢非猾舘則告老致仕章惇舍此可也而傷害必致其極者何也蓋羣陰用事非絶蔽陽光不能霰雪之集是知追貶元祐諸賢者豈非為蔡卞引用諸賊之地哉學者比而觀之其善見矣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之施行文書擿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

知渭州章楶城平夏

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罷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

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乗築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楶因請絶夏人歳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發明

魯城中城春秋譏之蓋城非春秋所責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哲宗信章楶之狂謀築城以偪夏於乎抑末矣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治天下者在乎行仁政以得民心推恩信以服小國則外無侵陵之患内無旰食之憂不能以理自明而乃築城偪夏人心不固城將奚為况於農事方殷之時而又輕役大衆愛民之君豈若是哉直書于策文罪之也

夏五月潞公文彦博卒

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

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發明

是時新法縱横人民愁苦日食彗見天戒昭昭而反虚内事外恬不知懼其誣天罔人若此綱目書之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懼之意也深邦没自顧不幸哉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户參軍

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鄆州將結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恐康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康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猶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

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道以北齊婁太后宫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爲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廣義　邪人中傷善類雖言動食息之間其一念之烈無乎不在書曰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其邢恕之謂乎險矣哉

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編管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司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内别叔母不許明日贐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廣義伊川放歸田里哲宗日與羣小狎侮似或可以相忘于吾道也何忽焉興此惡念而自絶于天哉此桀紂之所不為而哲宗乃居之不疑尚可以人道目之乎厥後宗社淪于沙漠未必不為害政之報也哉

復立市易務○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

發明泰極而否域復于隍小人内而君子外陽道消而陰道長此不可有為之時也君子之處

斯世既饕君爵既食君祿雖遇小人之難亦所不辭王珪以誣陷而追貶其爵程頤以正直而編管涪州梁燾劉摯一謫化州一謫新州皆相繼卒於貶所豈不深可惜哉小人疾害善良有同讐隙哲宗亦可謂寡生之君耳故必書卒於其地者所謂正燾摯之終罪哲宗之闇也

戊寅

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匹授右班殿直

發明以天瑞紀元乃漢武之失先儒尹氏論之詳矣真宗惑天書之妖妄而遂有太中祥符之號哲宗得咸陽之璽遂有元符之名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世不知其義改

號紛紛遂著為令何其謬哉綱目直書于冊不曰改號而已在其中非美之也正所以識其失爾不然一璽微物何足書乎

廣義 傳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為方寸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為之在六璽之外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簒逆就元后取之莽敗李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以奉赤眉赤眉立劉盆子盆子奉上光武後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中孫堅入洛討卓見井中有五色光堅浚井得璽袁術僣逆乃拘堅妻奪之術死為徐璆所得以上獻帝然而漢以傳魏魏以傳晉後劉曜入洛陽執懷帝取璽曜又為石勒所得冉閔滅勒得璽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其後謝尚得之於幹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建康晉元興三年又為桓

主僭逆而得主敗劉裕得之齊蕭道成簒宋復得璽蕭衍簒齊為梁又得之其後盜竊璽而歸之于齊又其後陳得之于梁隋得之于陳而秦王世民又得之於竇建德妻曹氏厥後唐昭宣帝四年遣使奉冊寶如朱梁則是温得之矣又云晉得傳國寶者乃唐僖宗廣明元年黄巢入長安魏州僧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粥之或識其為傳國寶乃詣行臺獻之後梁至為盜竊之以迎唐而石晉滅唐唐主從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嗚呼璽至此蓋已亡矣由是後之得國者各自為之故晉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周又更作二寶今綱目大書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於咸陽者何哉所以深著蔡京愚惑哲宗之罪也噫秦璽之文如此宜其享國長久何至二世而亡假令其璽之真亦智者之所不貴況其偽者乎故綱目不惟月之而又地之者譏其愚也善乎王孫滿對楚子曰在德不在鼎臣亦曰在德不在璽後之

得國者葢亦知所以貴者云

三月下文彦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為御史中丞

彦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彦尚主其兄忠彦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議及甫及甫因詭言

其父彦博稱摯為司光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旵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於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發明

覩此則小人朋邪害正昏夜乞哀之情著矣是時諸賢既歿子孫僅存一二姦邪尚懷羅織君子之道何其否哉故綱目上書下獄禁錮之事下書以蔡京安惇為學士中丞則是事為二人之所構可見綱目之脩循名責實而已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内侍郝隨為助媒蘖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内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内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立髙鑊刀鋸與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鍜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宫斥隨龍内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太后為庶人皇太后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

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廣義 分注載惇下自作詔書欲廢宣仁母后則其窮兇極惡豈在蔡卓曹瞞之下乎汴宋所以傾頹不復振者蓋以此耳

夏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諭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

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假借隱長于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發明

嗚呼小人忌刻詆毀欺君用上之心至是益甚矣文彥博等既被貶黜客死遐荒復拘子孫下獄禁錮惇卞私心未足惡念愈張離間哲宗請廢太后幸而哲宗稍悟姦謀不行柰何復嫉祖禹安世再竄他州此皆小人已甚之事愈發愈烈而及不可過耳然禁錮再竄請廢宣仁大抵皆惇卞之所為何獨於請廢宣仁則斥其名原情定罪也宣仁英宗之后神宗之母哲宗祖母正名定分則

陛下安可請廢哲宗安敢擅廢乎敢於禁錮再竄之事則諱其名而於請廢宣仁則斥其名也

京師地震○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威明阿密

夏人圍平夏章楶擊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西壽監軍穆爾塔布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源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發明

夏稱人賊之也寇者賊之之詞獲者賊之之詞所以內宋而外夏也夏人輕舉大衆入寇

平夏不為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師以直為壯以曲為餒故斥名而曰獲此固書法之為深意也

二年春三月遼人為夏請和

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發明　夏人自平夏之役師徒撓敗心喪氣沮然不能卑詞厚禮請和中朝而反求援契丹將謀抗拒則是手足倒置而不知去就之方矣故書遼人為夏請和以見夏不能請而遼為請之也雖然救災卹鄰春秋所貴宋以憤兵之故遞相報伐遼能為夏請和所以見其有救災卹鄰之意深予之也故特進而稱人予在契丹則責在中國矣

夏五月置西安州

即寧夏埊新城從經畧使章楶請也

六月河決内黄

河決内黄口東流斷絶吳安持等三十人降責有差以元祐間主回河東流之議也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轄戩

初阿里庫死子轄戩嗣轄戩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森摩心牟展等有異志以轄戩季父索諾木丹津雄武殺之其黨皆死獨心羅結得逃奔棟戩躂族實巴冢子巴勒藏撥薩格城轄戩殺巴勒藏沁羅結奔河州

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於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發明 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地故特曰取以著其惡然洮陽濟西皆魯地其後復得之亦書曰取惡其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綱目取法春秋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與西夏攜兵至是伐吐蕃取地其暴益肆矣

八月城會州

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未幾又以葭蘆砦為晉寧軍

發明城非春秋所貴宋自用兵以來城之既多役民既久綱目凡城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哲宗輕用民力以城會州竭天下之力而不卹費天下之財而不顧輕內重外忘本逐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苟有志於天下之君安肯作此無益哉故特書譏之

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擕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宫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

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五之殊畀聖德之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章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

其母遲者以聞建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宴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魯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魯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發明

春秋嫡冢始生即書于冊與子之法也然子茂非嫡冢何以書原其情而識之也哲宗偏愛劉妃廢棄正后然欲立劉妃為后之心非一日矣特患立之無名恐來衆議故隱忍至此茲因生子即正坤極以為名正言順無可疑者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鄒浩既任言責禮宜正諫言既不行復為竄逐謂之何哉此蓋私欲之心勝天理之心忘浩言雖正而蔽錮已深不

能驟入焉爾是誠人主之大患也綱目王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

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而逐諫官而君臣之道虧則大綱絕矣厥後汴宋淪于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鄒正言孤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禍之所以易招也噫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而徒殺身於國亡之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再入而徒叩頭於冊命之日鄒浩不諫哲宗于廢后之時而徒盡言于立妃為后之際是知智氏之豫讓李唐之遂良汴宋之鄒浩其皆失于此乎

御史中丞邢恕免

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潛搆

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閏月黄履罷○吐蕃隆賛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

轄戩既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於朝於是青唐大酋森摩沁展迎寳巴袞入城立攻而戩子隆賛為主其勢復張轄戩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馬隆賛及森摩沁展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置看詳訴理局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

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謡

子茂卒○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威明結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發明

書許夏人通好者悔過之詞予之也春秋不貴用兵而貴息兵今因夏人息兵即許通好其息兵之意待物之誠至是可見矣西陲之民不少安哉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

選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庚辰　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即位太后權同聽政赦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詔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史臣曰哲宗以幼沖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

姦拔去未盡已而媒糵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廣義　哲宗無疾而崩其可駭也惇賊當國其能免於後世之疑乎觀分注曰惇抗聲惇黙然其情蓋可見矣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二月立皇后王氏

后開封人德州刺史璪之女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由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廣義　忠彥之陳四事何其切中時病哉吁忠彥之守家法如此則魏公可謂不死矣

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竄王贍等於嶺南贍未至

自殺

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擕貳森摩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沁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索青唐而四寶已克與其子希斯羅希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謂隆賛乃瑪爾戩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名趙懷德其弟巴爾王勃鄂丹幹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轄戩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於昌化軍厚於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死

發明　鄯湟吐蕃故地王贍等恃大國之兵力百戰而奪之非其義矣今徽宗即位之初正外夷

觀德之日茲棄鄯湟以畀吐蕃竄王贍等於嶺南是乃悔過自新之美圖也蓋自敘之例有二自敘而不書敘無敘者也如皇子德昭之類是也自敘而書敘有敘者也如王贍之類是也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微顯闡幽狥名責實之意深矣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

諂以指亦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孔有之乎得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蠍其毒忍害人根乎天性遭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發明　人主之善政不一而敬天聽言乃其大者自元豐八年書詔求直言至是十有五年僅克

再見益亦難矣元祐以前賢后臨朝聽言納諫有可觀者紹聖以後哲宗親政諱言拒諫無足觀者上不以是而求之下不以是而告之然則天下之舌鉗之久矣天下之疾沮之深矣徽宗獨能明此而詔求直言益言路一開萬民鼓舞忠告善道者安能舍之而他適乎雖徽宗弗克盡終亦可以少紓累年之憤焉耳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觀崔鶠之言至今凜凜令人可敬可慕何直如之徽宗初政而有臣如此可謂幸矣然不能置諸左右以咨啟沃而但為相州教授惡在其為求直言哉昏德之號基於此乎

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薛忠彥等為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

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誣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士惇知潭州

廣義　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其陳鄒二公之謂乎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夏四月朔日食○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

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曰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謨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於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駡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言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此書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下書追復文彥博等三十三人官凡前人妒賢之心一毫無有詎不謂之賢哉故綱目備書所以予之也於戲使徽宗愼終如始不為變更而又有布昭䁥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有宗盛德之主惜哉

發明

徽宗踐阼五月觀綱目之所書如詔求直言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薦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

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自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悖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雄斷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廣義 蔡卞之罪不可勝誅故削其官而書有罪者甚其惡也曰免者以見當時失律卞之幸也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

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八月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

惇為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黄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具及摯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爲山陵使靈轝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

其不恭免

知越州

廣義蔡忭章惇罪惡彌天皆書有罪免者失討賊也噫昔者丁謂以山陵使敗今惇亦以山陵使敗奸邪之敗如出一律可怪也夫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惇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耳未幾致仕

發明夫以賢人君子不容於昏亂之世者何也蓋其存心直諒處事公平不阿諛以欺世不和光而同塵時君有過則犯顏而諫諍之小人有失則放逐而迸流之是以冰炭之相反薰蕕之異臭

不至于廢黜擯棄而不止大抵清平之世陽德方亨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昏亂之世陰道浸長則小人進而君子退此固理勢之必然也程子因羣姦所忌不容於朝幸而正道攸伸復得召用庶幾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雖徽宗闇弱不能盡終而公論寧無少快哉故大書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是亦改過之詞也此綱目扶天理之深意云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於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剥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

居潭州

廣義宋之中葉破壞者皆章惇為之也書曰放惇於潭州是尚為能當其罪也乎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

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大學士知揚州

發明 徽宗初政清明正人漸用小人漸去有可觀者如蔡卞邢恕章惇蹇序辰安惇蔡京林希之類皆同惡相濟盡政害民今而或免官或安置或除名或放逐或削爵繼書於冊皆所以予之也然必曰有罪則其疾惡之意嚴矣

廣義 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豐稷之處蔡京其事象之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符欲薦引名士且乞正

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益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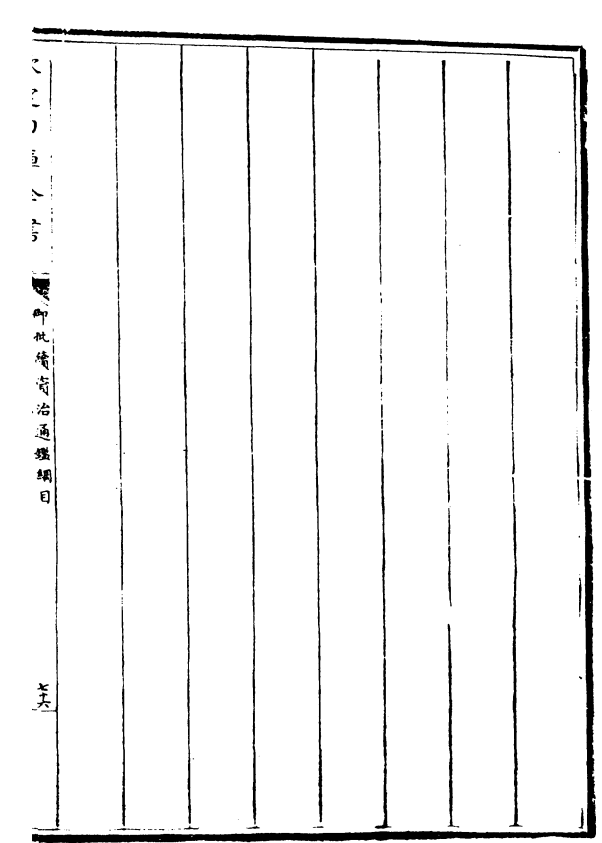
十一月詔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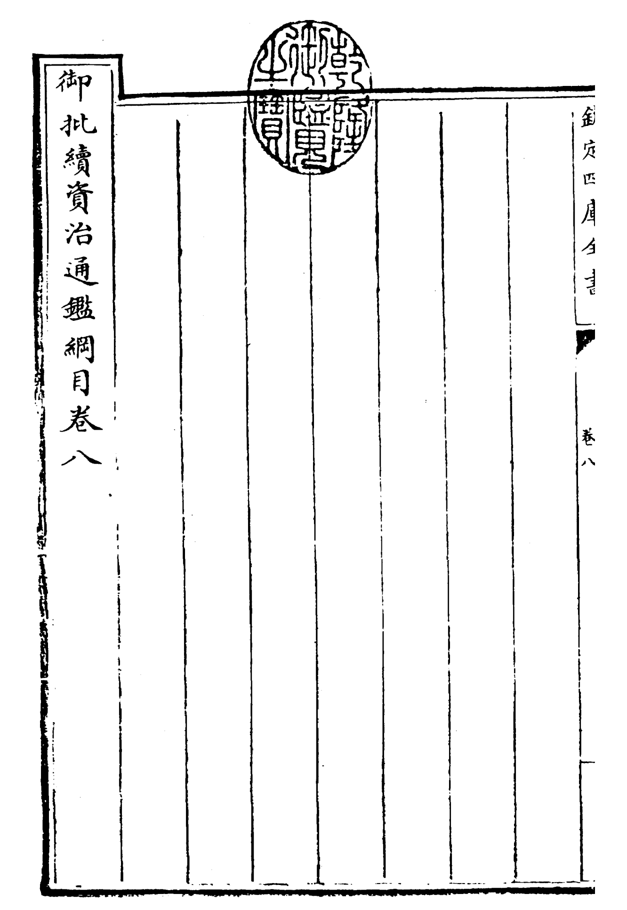
時議以元佑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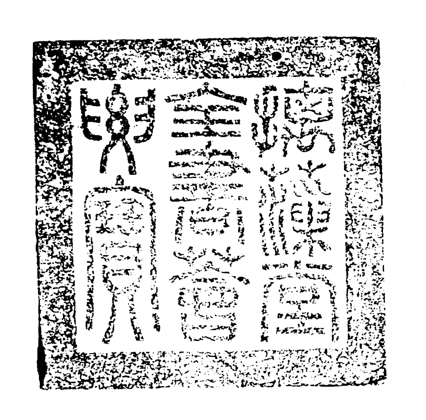
曾布密陳紹聖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發明　改元常禮不書惟失禮則書之考之分注言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嗚呼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今而邪正雜進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天下不可得而治矣徽宗銳意圖治延進忠鯁而曾布之徒不能分別是非密陳紹述之說君心惑亂不可救藥惜哉故綱目直書於冊乃所以深譏之也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女真攻阿踈城取之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　臣常安